

年豆腐

□虞秀群

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,小时候对过年的理解紧扣着一个单纯的主题:吃。

又想起了小时候跟父亲到隔壁舍头村做年豆腐的往事了。

进入腊月后的每一天,孩子们内心都藏着小小的喜悦和期盼。腌完腊货,做完炒米糕,到生产队分完鱼,终于可以做年豆腐了。吃过晚饭,父亲拿起扁担,一头是黄豆,一头是稻草,哼着小曲出门。我机敏地瞟着兄妹小尾巴似的悄悄跟着。

舍头村的“豆腐老张”家挤满了人,喜气洋洋相互打着招呼,空气中氤氲着浓浓的豆香。

大人排队等候的时候,小孩们已经混熟了。少不了一番热火朝天的议论和比较,哪家黄豆的多和少,哪家稻草的干和潮,哪家豆子浸泡在最漂亮的瓦缸里。小孩们几乎成了几十年未见的至交。

终于轮上了,温水浸泡过的胖豆子,一勺一勺被老张请上石磨,豆主人微笑着一边推磨,一边轻轻哼着越剧《双推磨》。小孩们几乎看到了白胖胖的豆腐在招手,拼命往前挤,要和大人一起推。

为了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,今夜孩子变得如此乖巧,如此友善。记得有几次,许是等得久了,许是玩得累了,还在父亲忙着烧火时,我就躺在灶前的稻草上暖暖地进入了梦乡。错过了豆浆热热地在大锅里翻滚,错过了老张给豆浆点卤的美妙一刻,也错过了老张在案板上用锋利的刀子熟练地给豆腐切块。父亲摇醒我的时候,一切已经就绪。我

一步三回头,老张特别善解人意,不知他从哪儿舀过来一碗热豆浆:“小孩等到现在不容易,路上冷,喝了走吧!”在父亲的连声致谢中,我呼噜呼噜几口喝光了豆浆。

回家后,我们呼呼入睡,父母连夜完成了对年豆腐的规划和安排,养在清水里的一族,留着过年吃烧豆腐汤;摊在竹匾里的那些,做豆腐乳,过年后就泡饭;还有一些,是要享受至高的待遇——下油锅的。每次炸油豆腐时,我们兄妹仨都会有一场小小的“争执”。

“妈妈,切成三角形。”

“妈妈,切成小正方形。”

母亲不说话,她肯定知道,孩子们表面在争执豆腐的形状,其实是在测试自己在母亲心中的分量。母亲变魔术似的把一块块凝脂一般白嫩的豆腐放到手心,用菜刀轻轻一划,然后投进滚烫的油锅,豆腐在锅里哧哧地翻滚。出锅了,我们惊讶地看到,刚才还雪白粉嫩的豆腐现在已经金黄金黄,它们有的呈三角形,有的呈正方形,都在油汪汪、热腾腾、香喷喷地考验着我们的定力。

正月十五那天,母亲把端出端进了近二十天的油豆腐热了,示意我们三兄妹,不会再有亲戚来了,可以吃了。母亲柔柔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,始终没动筷子。盛着油豆腐的碗见底时,母亲忽然看向门外,幽幽地说:还是隔壁二凤会过日子,总把过年的油豆腐用针线穿起来挂在梁上,留到夏天插秧时再吃。

和所有的以年字开头的食物一样,年豆腐当时带给我们的全是期盼和喜悦。而母亲说的那番话,我们当时还完全不懂。



木刻《严冬》(加拿大)派尔桑拉克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走山

□李根萍

二九天的周日,大清早,妻和我一起去走山。

天上残星高悬,路上行人稀少。不到十分钟,从我家住的明故宫就来到了紫金山下的前半山园。穿过明城墙的洞口时,山风更劲,浑身凉透。

透过山中如纱的薄雾,城墙下的山道上,已有人影闪动,近处迎面相见,清一色是上了年纪的老人。老人们“全副武装”,像一只只臃肿的企鹅,但步履稳健,迎着风有说有笑,真有点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气度。

山道两旁的林子静极了,平时叽叽喳喳的鸟儿还未起床,有的或许到南方“走亲戚”去了,虫子早躲进了暖和的洞

穴冬眠了。

转过弯道,便是前湖了,很远处从湖边飘来阵阵歌声,大多是红歌,不用猜自然是老人唱的。这里是老人们常来的地方,有对着湖面练嗓子的,也有迎着朝阳打拳舞剑的,还有自带音响跳广场舞的。

过了前湖,行至植物园门口时,太阳露出了半个脸。阳光透过树隙洒在了山道上,也洒在了我身上,斑斑驳驳,五颜六色。从龙脖子处又拐回到前半山园城墙洞口时,太阳已照亮整个城墙,这时来走山的人多了起来,其中不乏年轻人,还有的带着孩子。

下山的路上忽然觉得,走山不仅仅是舒展筋骨,其实走的是一种执著,一种毅力,更是一种精神。

微观

○○○

一个苹果

肖进

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,来到我的店门口,递给我五角钱,说:“叔叔,我买一个苹果。”我一愣,这钱哪够买一个苹果?我和她商量:“换成香蕉好不好?”“不要,我妈妈只喜欢吃苹果。”“你妈妈生病了吧?”我脑海里想象着电视里那种感人的场面。“没有,我妈妈在家洗衣服呢。”

“那一定是你妈妈的生日,对吧?”我依然跳不出文学作品的思维。“不是,妈妈上个月刚庆祝了生日。”小女孩一脸无辜地看着我。“那你为什么要买苹果给妈妈呢?”我仍不死心。“因为我妈妈喜欢吃,我就买给她吃。”小女孩想都没想随即回答我。小女孩的言语,让我心里一颤。是啊,我突然反应过来,买个苹果需要什么理由呢?只有我们成人的世界,才会费尽心思寻找这样那样的理由或者借口。

最终,我给了小女孩两个我店里最大的苹果。

隆冬石碾

邓荣河

自从冒着烟的现代农具开进小村,石碾就退休了。时至隆冬,打不起精神的石碾蜷缩着身子,蹲坐在场院,蹲坐在记忆与现实的边缘。

记忆中,尽管乡下的那些日子面黄肌瘦,而第一个填饱肚皮的总是石碾。当镰刀们在庄稼地里大汗淋漓地游走一遭之后,憨厚的石碾便开始把那些皮包骨头的收获碾得吱吱作响,期待已久的成熟,旁若无人地隆重地为石碾加冕。如今,尽管农人们已经开始富得冒油,而石碾整日里却过着饥肠辘辘的日子,再也没有机会接触那些金灿灿的喜悦。

不知怎的,潜意识里我觉得那石碾不再是单纯的冷冰冰的石碾,而是酷似乡下的那些空巢老人。或守着无助的寂寞,或念着青葱的岁月,度日如年……

试鞋

徐跃华

星期天陪老婆逛商场,经过鞋类卖场时,老婆突然看中一双新款男式皮鞋,不由分说地招呼美女营业员拿鞋让我试穿。

我勉强接过鞋子坐下,心里有苦说不出。早晨所穿的袜子,左右各有一个破洞,本来想再穿一次以后扔掉,未曾料到老婆让我试鞋,此刻当着美女营业员的面又不好意思告诉老婆这事。只见她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脚,我十分地尴尬,想推辞,可抬头欲说时又被她俩期待的目光逼回。看来这鞋非试不可。心里这么一急,急出了办法。我举手随意地指向柜台问:“那双鞋怎样?”乘她俩回头搜寻之际,我迅速换好了鞋。等她俩迷惑地转回头,我已经站在地板上走了几步,并感叹:“挤脚。”美女营业员说可以到仓库找大一点的,我慌忙地一边摆手一边道谢,并背过身去把鞋换下,立即推着老婆离开。

老婆临走时还张望着嘟囔:“你刚才指的是哪双鞋呀?”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鸟巢

□张玉明

一日清晨,我正匆忙地洗漱,忽闻窗外有鸟鸣的声音。我侧脸观察,窗外带着露珠的松枝上,有两只灰色的小鸟,正一边悠闲地踱步,一边叽叽喳喳地对话。也许发现了我在注视它们,两个小家伙便警觉地停下脚步,默不作声了。我朝它们眨眨眼,它们便朝我点点头,算是打了招呼。我又朝它们咧咧嘴,它们就朝我鸣叫了两声,算是问了好。我怕它俩受拘束,便扭过头去,不再往窗外看。它们又自在的欢唱起来。

一连几个早晨,两只小家伙都来窗前献歌,看样子它们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。妻子提醒我,它们有可能在这树上筑巢安家了。我探出头四下张望,没有任何发现。又调整了一下视角,终于在极其隐蔽的树丫处,发现有一个鸟巢,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到巢中已有几只毛茸茸的雏鸟。原来我们早成邻居了,我却还蒙在鼓里。

有一首写鸟巢的小诗,原句记不清了,大意是:鸟儿能分辨树的善恶,它们只在善的树上筑巢,然后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这些树照看。按这一标准评判,我家窗外的这株雪松应该算是棵善树了。

其实树都是一样的,根本不分什么善恶。鸟儿在什么样的树上筑巢,往往是取决于树上结有什么种子,生有什么虫子,以及树本身是否长得高大粗壮。

夏天里我们很少看到鸟巢,它们全都隐藏在绿叶深处。只有到了冬季,树叶全部凋落了,鸟巢才显露了出来。就像潮水退后,显露出的礁石一般,特别显眼。不过此时鸟儿早已飞走,剩下的只是一只只空巢。冬天坐在公路上疾驶,窗外路两边的高树上,我们会看到这些完全裸露的鸟巢。黑乎乎的一团,悬浮在半空中,在万木萧疏的冬日旷野上,极为醒目。

鸟儿不会选择在一棵小树上筑巢。小树太柔弱,不安全,易被风吹倒,甚至被风刮断。大树很牢靠,所有的鸟儿都把巢筑在大树上。不过鸟儿还是不放心,担心有顽皮的孩子爬上树来,掏走鸟蛋和雏鸟。它们尽可能地吧巢安在大树的高处,而不是低处,或半腰处。

高悬在空中的摇摇欲坠的鸟巢,仿佛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理结,淤塞在我们的心理,让我们的灵魂始终得不到片刻安宁和歇息。但愿我家窗边的那只鸟巢,已是一切美好转变的开始。

滴露东京

□吴孔文

这是朋友向我讲述的一段他在东京的经历。

刚到东京时,我租到了两间很不错的房子。房东叫石井,80岁,鹤发童颜,思维清晰,一人独居。石井除了看电视、报纸、锻炼外,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事。当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,常把电视、报纸上报道中国负面的信息告诉我,这让我沮丧而且气愤,我决定离开这个讨厌的老头。尽管他要的房租,在周围的房东中最低。

一天,由于加班,我睡得很迟。早晨,我正想“补觉”,门却被老头一阵暴敲,不得已,我带着一丝不快打开了门。门外寒气逼人,清露滴落。“快来看电视!”老头一脸兴奋对着我喊,“你们国家的宇宙飞船上天了!”

我的困意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跟着石井快步来到电视机前,电视里,NHK正在报道中国神舟5号发射成功的消

息,杨利伟、酒泉、中国、地球这几个词在主播嘴里翻飞不已。看着看着,我的鼻子发酸,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石井在一旁手舞足蹈,像孩子般地兴奋。可当他回身看到我时,笑容缓缓凝固了。

“孩子,”老人静静地对我说,“我知道你最近到处找房子,想离开这里,但是,你的决定是错误的。”他的话语很是诚恳。我没有回答,我想听老头还要说什么。“在你之前,有好几个国家的留学生来我这里租房,和你不同,当我讲述他们国家的负面消息时,他们不愤怒;而当我讲述他们国家的正面消息时,他们不激动,这真令我讨厌。最后,我把他们全赶走了!”

石井是我在日本交的第一个朋友,尽管后来我在日本学到了许多东西,但是我觉得,我从石井身上学到的最为深刻。

朋友说完这些,冲我一笑。此时,他已回到上海,身处一个温暖的早晨。